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七

712  
936  
28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第六十九

杜氏 盡卅一年

經廿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閻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  
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

燕冬仲孫羯如晉

傳廿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隧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隧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茱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

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予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旣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辭固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

春秋卷十九  
二  
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  
乎詩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  
印段如周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  
餘祭觀舟閹以刀弑之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  
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

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  
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  
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  
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  
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  
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晉平  
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  
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

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  
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  
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  
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  
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  
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  
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

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  
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  
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

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  
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  
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  
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  
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  
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  
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  
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  
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  
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  
免於藥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  
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  
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逼

衛說蘧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  
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  
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  
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  
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  
伯如晉報范叔也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  
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  
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良敬仲也十一月  
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寘旃鄭伯  
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

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  
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  
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  
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  
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日政將  
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  
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  
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

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經卅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蘧罷來聘夏四月蔡卅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卅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蘧罷來聘通嗣君也穆

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三月癸未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旗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爲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

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譁譁出，出烏鳴于亳社，如曰：譁譁。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

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者酒  
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  
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  
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  
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  
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  
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

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平  
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  
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  
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  
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

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  
子產櫬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  
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  
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  
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  
帶追之及酸棗與子止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  
盱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

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  
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  
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禪竈指之曰  
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  
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  
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  
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  
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楚公

子圍殺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

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爲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

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經卅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  
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  
密州又其田里及其人而外如之  
傳卅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  
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

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  
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  
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  
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  
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  
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  
丘之會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倮灑滄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公作楚  
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  
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  
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  
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  
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  
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  
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  
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  
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衰衰枉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  
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  
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  
而哀已甚北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公

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塏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

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  
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  
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  
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  
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  
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  
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  
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犁  
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  
國又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

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閻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

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

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失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敵。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

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

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



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  
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  
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  
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  
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卷第十九

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廿

杜氏 盡三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  
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  
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  
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  
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

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

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邾午謂趙

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

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

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辟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

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蹕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  
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  
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  
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  
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  
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  
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  
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

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  
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污出  
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  
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  
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  
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  
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春秋卷十  
五  
今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  
扈高有姦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  
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  
之封疆之削何國幾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  
有鬻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  
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  
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子孟賦

大明之首章趙子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  
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  
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  
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孺  
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  
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  
可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

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菜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芣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

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踞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

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



春秋卷十  
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

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  
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后子見  
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  
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卅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  
地有與立焉不數卅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

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  
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  
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  
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  
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  
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  
諸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

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與立而奪君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瞿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

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

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

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

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肝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怡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

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



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

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邲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邲葬王于邲謂之邲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

春秋卷十  
十四  
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  
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饋趙文子曰秦公子富  
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  
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  
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  
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  
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  
位遂罷爲令尹遂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邲

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  
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  
未能也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甲辰朔烝于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經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  
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  
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  
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  
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  
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  
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  
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

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  
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  
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  
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  
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  
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  
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  
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  
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  
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

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  
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  
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  
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

士文伯來辭曰非佞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  
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  
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  
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  
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經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  
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  
燕伯款出奔齊

傳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  
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  
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  
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  
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  
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齊有寵而  
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

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  
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  
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  
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  
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  
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

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  
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  
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  
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  
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  
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  
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  
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  
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  
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  
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  
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  
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  
命如逃寇讎藥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  
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  
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平顯後世猶怠況日  
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

族盡矣。肝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肝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肝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踴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

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

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  
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  
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藥豹之邑也  
及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  
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

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三子曰吾  
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  
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  
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  
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  
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  
復取之之故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  
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

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

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

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十月，鄭

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嬖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

春秋卷第廿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廿一

杜氏 盡七年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  
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  
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  
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  
滅賴九月取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

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  
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  
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  
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  
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

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  
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  
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  
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  
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  
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

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  
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  
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

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  
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  
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  
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  
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  
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  
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

春秋卷十一  
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  
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  
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  
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  
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

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  
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  
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  
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  
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  
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  
夫六王一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

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郢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郢焚其櫬。

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葳尹宜咎城鍾離蘧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

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顰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



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  
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  
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  
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  
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  
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

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  
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  
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  
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  
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  
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勲今死而  
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

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  
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  
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  
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  
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  
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  
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  
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  
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

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卅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

春秋卷十一  
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  
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  
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  
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  
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楚  
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  
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  
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

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  
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  
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  
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  
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

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  
侯於是乎知禮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  
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  
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  
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敬始而思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

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  
也若吾以韓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  
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彊曰可苟有其  
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  
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  
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  
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

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  
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  
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  
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  
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  
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  
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

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  
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  
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  
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教  
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  
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  
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  
主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  
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  
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  
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

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  
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陽  
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  
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楚人執之將以鬻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  
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

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  
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  
臣滋敝邑倦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  
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  
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  
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  
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邳

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  
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陽之師先入南  
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  
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  
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  
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  
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  
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  
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  
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

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  
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  
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  
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  
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

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乎所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  
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  
何爲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

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  
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  
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  
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  
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  
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

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白誓曰：有犯命者

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

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廩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蘧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臼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

齊泣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櫝罕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

尹無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  
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闔入焉無字執之  
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  
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  
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  
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卓卓臣輿輿臣隸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  
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  
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  
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  
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  
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

春秋卷十一  
十一  
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蘧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蘧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異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

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桴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

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  
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甲辰朔  
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  
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  
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子魯將上  
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于日月  
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

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  
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竈之知  
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  
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  
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  
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  
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

驪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  
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  
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  
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  
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  
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  
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

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  
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  
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  
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  
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  
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  
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  
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



春秋卷十一  
十四  
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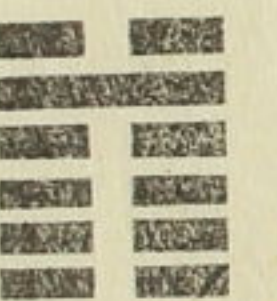
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  
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  
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  
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  
殺罕黜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  
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  
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  
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

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敵也使  
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  
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  
諸侯貳詩曰鴟鵂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  
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  
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  
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  
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  
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  
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鬻於是以餬余口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  
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  
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  
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

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  
 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  
 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  
 絜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  
 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  
 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

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  
 孟絜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  
 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又曰余尚立絜尚克  
 嘉之遇屯  之比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  
 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  
 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  
 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



